



Of Human  
Bondage

# 人性的 枷锁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英] 毛姆 ——— 著

张乐 ———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枷锁 人性的

Of Human  
Bondage

〔英〕毛姆  
张乐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枷锁 / (英)毛姆著; 张乐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10-08290-3

I. ①人… II. ①毛…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5824号

人性的枷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著

责任编辑 / 王华

出版发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 20.75

印数 / 1-12,000 字数 / 580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10-08290-3

定价 / 68.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6—1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 关于毛姆

毛姆是个太有趣的人。

如果为他画像，几个元素必不可少：矮小而略微发福的身材、西装革履打扮入时，过深的法令纹拉得嘴角下垂，眼睛疲惫但眼神犀利，以及，手边放着的几本书。他成熟于一个天才的时代。在同时代几乎每位一流作家都独有建树的背景下，这位“杰出的二流作家”只暗暗打量世界，淡淡写下几笔。“杰出的二流作家”（well up in the second class）不是别人对毛姆的批评，甚至也不是他本人的自谦，而是在他本人在自己的散文集中非常客观的自我评价。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在其为毛姆撰写的传记中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1954年，查尔斯·戈伦请毛姆为新书作序，毛姆则提出条件，要和他赛一局桥牌。最后，赢了25块钱的毛姆得意洋洋地下结论：我这个人嘛，打桥牌的水平和写作水平都一样，都是二流选手里最厉害的那种！[Meyers, Jeffery. *Somerset Maugham: A Life*.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4. p.296.] 在散文集《作家笔记》里，毛

姆也有对自己冷静的剖析：我绝算不得天赋异禀，但胜在个性鲜明，好歹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大多数人什么都看不见，我起码能把眼前的东西看个清楚。一流作家可以看透砖墙，可我还远没有那么犀利。[ Maugham, W. Somerset. *A Writer's Notebook*. Vintage. London. 2001. p. 134.]

将作家分为三六九等是评论家的任务，作为读者而言，毫无疑问，毛姆的故事很好看。这是为何？因为“好”的作家实在太多，但很少有人像毛姆一样“坏”。当给一个尖酸刻薄、虚荣浮夸的人配上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支流畅的笔时，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恐怖武器便诞生了。很多阴险的小心思甚至连读者自己都不愿承认，却会在阅读毛姆作品时，从字里行间偶然读到，心里一惊。世人有多少病毒疮口都因恐惧被遮掩，而毛姆偏偏要执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给你看。冷酷与刻薄，来自于他切身体会过的悲凉。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将毛姆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那将会比他撰写的任何作品都更加出色。

毛姆出生于1874年，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曾以相貌出众而闻名一方。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后被送到英国的叔叔家抚养。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的性格闭塞害羞，由于矮小的身材和口吃的毛病，在进入学校后也常受到同学的欺凌。1892年初，毛姆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同年返回英国，在会计事务所担任实习生，后又进入圣托马斯医院学医。五年的医学生生涯让他遍尝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乐。曲折的生活经历为他后期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说来略带讽刺，但海明威也曾认同伟大的作家大多需要一个不幸的童年。毛姆八岁那年，母亲又怀有身孕，谁料生下的小儿子第二天就夭折了。而六天之后，母亲也撒手人世。这似乎是毛姆童年时期最深切的痛，在他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莉莎》（1897）、第一部戏剧《体面的人》（1903）等作品中都有所提及。此外，出身资产阶级的毛姆在成长历程中被周遭环境烙下了清晰的资产阶级印记。他恃才自傲，思想清醒而现实，善于把最令人难以面对的阴暗一面剖白于字间。与大多数作家对贫穷

的态度迥然不同，毛姆认为苦难和贫困百害而无一利，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促人高尚。他在《作家笔记》（1949）中曾将爱情比作让世界转动的齿轮，金钱则是那轴上的润滑油。最后，说到毛姆就不得不谈到他其貌不扬的外形和口吃的毛病。这两点生理上的不足大大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后期的文学创作视角。对身体的自卑让他养成了一个古怪的习惯，即喜欢将自己想象成其他身体健全、优秀杰出的人。这个习惯在《人性的枷锁》里便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毛姆传》（1980）的作者特德·摩根曾经去毛姆的学校参观调查，发现与毛姆同期入学的学生里有一个叫“阿申登”的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非常优异。“阿申登”正是在《月亮和六便士》（1919）、《阿申登》（1928）、《啼笑皆非》（1930）三部作品中毛姆以第一人称叙述时所使用的名字。

### 关于成长小说与《人性的枷锁》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又译教育小说、启蒙小说）起源于德国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狂飙突进运动。1819年，哲学家卡尔·摩根斯坦在其课堂上将这种小说类型命名为“成长小说”，后经威廉·狄尔泰认同，最终在十八世纪初期得到广泛使用。成长小说，顾名思义，即讲述了书中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在社会历练中增加阅历，或通过某些重大事件收获人生的感悟。这类小说的结尾通常是主人公经历重重曲折，赢得成功或走向释然。歌德的《威廉·曼斯特的漫游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雏形。

成长小说在英国享有悠久历史。英国传统的成长小说比较强调真实性，所以大都具有自传或半自传体的性质，书中虚构的主人公身上大多体现了作者的影子。另外，英国比较注重文学作品对人的教育意义，所以成长小说一般都以传递积极能量为宗旨，讲述主人公一生的奋斗历程，并最终收获美满的结局。十九世

纪中期连载出版的查尔斯·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便是典型的英国式成长小说。到了二十世纪，成长小说在英国的发展走出了大致两条主要路线。一方面是詹姆斯·乔伊斯等人创作的新式成长小说。乔伊斯是意识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尤利西斯》时至今日还被称为最难读懂的文学作品之一。乔伊斯的成长小说《画像》也纯熟运用了意识流的技巧，采用顿悟、内心独白等戏剧化的表现方法，将主人公的内心成长以最大程度展现在读者面前。除乔伊斯等人之外，以毛姆《人性的枷锁》为代表的传统式成长小说也占据了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一席之地。

《人性的枷锁》是毛姆的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菲利普的身上处处映射出毛姆的影子。作者又似乎很善于在细节处做些精妙狡猾的处理。例如菲利普的天生跛脚是毛姆后天口吃毛病的映射。毛姆有三个哥哥，菲利普则是独子；毛姆的父亲是一位律师，菲利普的父亲则是小有名气的医生；毛姆少年读书的地方，坎特伯雷，在书中也刻意更改为一个虚构的地名：特坎伯雷。这些细节的改变和情节的戏剧化处理似乎体现出作者有意让菲利普活成一个鲜活而独立的人物，但他们的故事又息息相关，宛若双生儿。

书中的菲利普幼年丧失双亲，被交由做牧师的大伯照顾。在特坎伯雷皇家公学读完中学后，放弃了考取大学的机会，执意去德国学习，在那里第一次对男女之情、人情冷暖有了切身的体会。后来去伦敦做了一年的会计学徒，又不顾伯父伯母的反对，到巴黎学习艺术。尝试了不同的职业后，菲利普最终选择子承父业，去位于伦敦的医学院学医，那里也正是他父亲的母校。这段经历可谓是他人生命路上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那个让他又爱又恨，又怜又怕的女人——米尔德里德。两人之间的故事极度曲折，可谓是一段虐恋。而爱情也是菲利普人生中最重的一重枷锁。最后，他摆脱了僵硬的宗教束缚，放弃了迷惘的理想追求，告别痛楚的爱欲折磨，迎来崭新的人生。

这部作品的诞生非常曲折。毛姆在自序中讲到，最初这本书被命名为“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但在写成之后，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绝，迟迟难以出版。十四年后，这本书依然如同梗在喉头的刺，卡在心头的结，让毛姆坐立难安。他干脆放弃如日中天的剧作家事业，埋头重写。最终以斯宾诺莎《伦理学》中出现的“Of Human Bondage”重新命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

作为一部传统的英国式成长小说，《人性的枷锁》的确达到了很好的公众教育意义。书中强调了奋斗的意义、传递给人们战胜挫折的勇气、弘扬了善良、忠诚的珍贵品质。刨去这些积极的元素外，《人性的枷锁》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辛辣直白的语言时常杀得人措手不及。在书中，毛姆第一次敲响了警钟：理想与现实，到底哪个来得更加实在，更加重要？究竟是要仰着脖颈欣赏暗夜里钉着的明月，还是要低下头颅捡起道旁一枚闪着寒光的六便士银币？

阅读成长小说时，有一则方法可以取用，即试图将自己代入情景，随文中的主人公一同成长，在他生命的每个重要转折点都感其所感，才能更好地体会整个故事所传递的精魂。而在阅读《人性的枷锁》时，不妨思索以下两个问题：枷锁到底是什么？菲利普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摆脱了枷锁？

成长本来就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更恐怖的是，它往往还是一条孤独的单行车道。只愿我们能在别人的故事中，切身体味或已逝去，或未到来的岁月。

译 者

这部小说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而我如此又要作序多加长度，说来真是惭愧。一部作品的作者怕是最不能恰当评论该作品的人。关于这点，著名的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sup>1</sup>曾讲过一件有关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轶事。一次，普鲁斯特希望某家法国期刊刊登一篇关于其作品的文学评论，并且坚信他本人是撰写这篇评论的最佳人选。心意既定，便沉下心来挥笔而著，随后将此文以一位年轻的作家朋友署名，并请这位朋友拿去给期刊编辑审阅。这位青年作家按他的意思照做了，可几天后，编辑回复了一封信。“实在抱歉，我不得不打回您的文章，”信上写道，“若我将这么一篇潦草敷衍、辛言辣语的评论刊登出来，想必马塞尔·普鲁斯特是不会原谅我的。”虽说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异常敏感，且很难正视他人的批判，但事实上，他们也鲜少满意自己的文字。面对耗费大把时间和心血的作品，他们的关注点总是在其无法确切表意周全的瑕疵一面。一经细想，便更会深受烦扰，为作品的不完美扼腕叹息，而不能因可圈可点之处沾沾自喜。他们追求十全十美，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心里清醒而苦涩：这个目标并未达到。

在此，我不再对作品本身加以赘述，只想同读者讲述这本书的创作始末。开始动笔那年，我二十三岁，正好结束在圣托马斯医院五年的学习，拿到了行医资格。那时，我只身前往塞维尔，决心以写作营生。时至今日，这本书的手稿还留存着，但自从我校对完打印稿后就再也没有审阅过手稿了。那确是非常青涩幼稚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曾将书稿寄到费舍·昂恩出版社<sup>2</sup>，我的处女作也正是在此出版的（当年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我创作了首部小说《兰贝斯的莉莎》，也算名噪一时吧）。我欲将书稿卖出100英镑的价格，可费舍·昂恩的编辑一口否决了。之后又找了几家出版社，稿酬几经商讨修改，可依然无人愿意出版此书。当时的我很是沮丧，现在却自然想到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因为如若当时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接纳了书稿（当时这本书叫作《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我便会与书中真正的精魂擦身而过，因为那个主旨是当时年纪尚轻的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更后怕彼时阅历不足，不能将故事润色打磨。当年的我还不知道撰写自己所熟知的事要比虚构一段经历更简单。举例来说，在这本书的初稿里，书中主人公被我送到鲁昂<sup>3</sup>去学习法语（而我对于鲁昂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一次旅行），之后方才修改为前往海德堡学习德语（这便是我的亲身经历）。

四处碰壁后，我干脆将这份书稿束之高阁。后来又写了其他小说，陆陆续续都成书出版了，除此之外还创作了不少剧本。一来二去，我以剧作家的身份显扬声名，立志要投身戏剧创作。但体内总似憋着那么一股劲儿，做什么决定都不免被动摇。那段日子过得自在逍遥、乐不思蜀、忙忙碌碌；脑子里满是剧本创作的灵感，然而不知是因为事业的顺风顺水没能彻底地满足我，还是因为某种来自成功的自然反应，我在戏剧创作大获成功后，竟又开始执念于过往生活的点滴回忆。那些碎片不由分说，四面八方向我飞来，不管是睡着、醒着，还是有时在路上走，在戏剧排练时，或者外出聚会。回忆变成了负担，摆脱重担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这一点一滴全部倾泻在纸上。剧本的写作局促而紧张，这些年来，已经习惯如此节奏的我，正迫不及待地追求小说创作所带来的自在舒畅。我脑海里构思的

故事定要占据一些篇幅，而我又渴求不受打扰，所以便干脆推掉了剧院经理迫切的合作要求，暂时与舞台告别。那年，我三十七岁。

我决意将写作视为职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专于学习写作计略，埋头苦练，试图鲜明自己的文字风格。但自从开始剧本创作后，这些功夫就暂时搁置了，再拾起来，竟是另有目标。过去为追求华丽的辞藻修饰、周密的行文结构，我没少浪费精力，最后不过竹篮打水；时至今日，我已然放弃了这些花哨东西，只求着力达到平实和简洁的境地。想说的太多，可用的篇章又有所限制，故只能保留那些言简意赅的表意词句，哪还有再雕文织采的余地。创作剧本的经验让我深知文笔简明的重要性。两年的时间里，我笔耕不辍，最终成文后却一时不知道该起个什么名字好。后来看到圣经中以赛亚<sup>4</sup>的一句话，“美自灰烬生”，觉得大为贴合。无奈这个名字已经提前一步被当时的一本书使用了，便只好再次寻找。终于，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我为这本小说找到了名字——“人性的枷锁”<sup>5</sup>。再一次的，我觉得幸运，没有选用第一次挑中的名字。

《人性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作为小说却有着自传的性质。现实与虚构融汇胶合，纵使所有情感都自我而生，但书中的诸多情节并非是我生活的重现，主人公的经历也不全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有好些灵感取材于我身边的挚友亲人。这本书，如所期待地那般安抚了我的心灵。待它与世人见面时（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举世上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很难为一部小说主人公的生活历程而挂肚牵肠），我才发现自己已经从长久以来的苦痛和折磨中挣扎出来。这本书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反响。西奥多·德莱赛为《新共和》杂志撰写了长篇评论，文中妙语连珠、情感真挚，在其过往作品中首屈一指。尽管如此，这部书依然极有可能步入大多数小说的后尘，昙花一现，再销声匿迹。不过令我出乎意料的是，几年后，它又重新吸引了众多美国知名作家的注意，在各类书籍里，它的名字也屡见不鲜，直至其逐渐重回大众视野。《人性的枷锁》焕新的第二

春，功劳都要记在这几位作家账上；而我也必须因为其逐年愈累的成就再次感谢这些人。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注释：

1. 罗杰·马丁·杜加尔：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蒂奥一家》。
2. 费舍·昂恩出版社：伦敦著名出版公司，由托马斯·费舍·昂恩于 1882 年建立。
3. 鲁昂：法国城市。
4. 以赛亚：圣经中的希伯来大预言家，出现在圣经的第 23 卷《以赛亚书》。
5. 斯宾诺莎：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之一，代表作《伦理学》。" Of Human Bondage " 出自这本书的第四部分，原文为 " Of Human Bondage, or the Power of the Emotions "。
6. 西奥多·德莱赛：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代表者之一。

人性的枷锁

原名「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  
首次出版于 1915 年

据班坦戴尔出版公司 2006 年版译出  
参校：[1]登书屋 2000 年版

III 次 Contents

助讀	.....
目錄	.....
序文	.....
注釋	.....

## 第一章

黎明破晓，天色却依然阴沉昏暗。乌云重重，空气寒冷潮湿，好像要下雪了。女仆走进屋，屋里有个孩子正在睡觉。她拉开窗帘，机械地看一眼对面的房子——灰泥刷墙，带着门廊——又走到孩子的床边。

“醒醒，菲利普。”

她揭开被褥抱起孩子，带着他下楼。孩子在她的怀里半睡半醒。

“你妈妈叫你。”她说。

女仆到了楼下，推开一扇屋门，把孩子抱到床前。床上躺着的妇人，正是菲利普的母亲。她伸出双手接过孩子，让他稳稳地偎在自己身旁。孩子没有问她为什么把自己叫醒。她亲吻着孩子的眼睛，干瘦纤细的手隔着白色法兰绒睡袍抚摸着孩子温暖的身体，把他抱得更紧。

“还困吗，宝贝？”妇人问道。

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微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孩子没有作答，只是惬意地笑了笑。在这暖和的大床上，被柔软的手臂抱着，他感到快活。偎着母亲，他的身体蜷缩成小小的一团，睡意朦胧地亲吻着她，没过多久，就又进入了梦乡。这时医生走进屋，来到床前。

“啊，先别带他走，”女人无力地呻吟。医生没有作答，只是盯着她，神情严肃。女人心里清楚孩子不能在这里待太久，她又亲了亲他，抚摸着他的身体，一直到小脚丫。她握着孩子的右脚，摸了摸五个小脚趾，放下右脚又紧接着拿起左脚——她不由一声呜咽。

“怎么了？”医生问，“你太累了。”

女人摇了摇头，声音哽咽在喉，眼泪无声地滚落脸颊。

医生弯下腰说：“来，我来抱他。”

女人太虚弱了，无力反抗，只能把孩子交给他。医生一转身又把孩子送到护士怀里。

“最好把孩子放回他自己的床。”

“好的，先生。”

还在熟睡的小男孩被抱走了，只剩他的母亲一人撕心裂肺地痛哭。

“我可怜的孩子，他以后会怎么样。”

照顾产妇的护士不停安慰着她，过了一会儿，心力交瘁的她停止了哭泣。医生走到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毛巾下是一具流产的死婴。他揭开毛巾，检查这具小小的尸体。虽然床和桌子中间有一道屏风隔着，但女人还是猜到了医生正在做什么。

“男孩还是女孩？”她轻声问护士。

“还是个男孩。”

女人沉默了。接着，送孩子回房的护士回来了，她走到床边说：“菲利普少爷一直没醒。”

半晌都没人说话。医生又测了一次女人的脉搏。

“这会儿没什么事了，”他说，“早饭后我再回来吧。”

“我带您出去，医生。”护士说。

她陪着医生一起下楼，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到了门厅，医生停下来。

“你给孩子的大伯去电报了吧？”

“嗯。”

“他什么时候过来？”

“我也不知道，还在等回信。”

“孩子呢？我觉得离开这里对他是件好事。”

“沃特金小姐说她愿意带他。”

“那是谁？”

“是孩子的教母，先生。您觉得凯利太太能挺过来吗？”

医生摇了摇头。

## 第二章

一周过去了。在沃特金小姐位于昂斯洛花园的宅子里，菲利普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耍。他是家中独子，打小就会自娱自乐。这间客厅里满是大件的家具，每个沙发座上都放着三个大靠垫，每把扶手椅上也各有一个。菲利普把所有垫子都敛过来，合着几张轻便好搬动的镀金雕花椅，搭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山洞。他藏在里面，躲着不让洞外的印第安人发现。他把耳朵贴在地板上，想象自己听到了一群野牛在大草原狂奔而过。忽然，他听到客厅的门开了，赶紧屏住呼吸，生怕被人发现他的藏身之处。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把椅子猛地一拉，靠垫呼啦啦掉了一地。

“淘气鬼！沃特金小姐会生你的气的！”

“嗨，埃玛！”菲利普跟她打招呼。

埃玛弯下身，亲了亲他，又拍了拍掉在地上的垫子，把它们都放回原位。

“我要回家了吗？”他问。

“是啊，我是来接你的。”

“你穿了件新裙子！”

这是 1885 年，埃玛穿了件有裙撑的裙子，黑色天鹅绒质地，紧袖削肩，裙